



程典客墨賦



長樂郡
振錄西
請子也

新都程鴻臚幼博氏守玄知

墨為技名重詞林品越族賈



其墨而心快焉乃為作賦其辭曰

夫何伊人之特稟紛衆美之獨備遵

尚網之令謨羗舍章而養晦既耽玄

而如揚復守黑之似李德何不潛技
乃必綴翱翔於觚槩之塲蹠蹕于述
作之宇矚隕糜于今日嗟神理之未
既續緒上黨搜精易水則象冀公佩
灋潘氏型規二螺義竊九子涓天時
度壘理慎燥濕避寒暑鳩良工簡妙

技備殺哉豐廩餼功不速化物取玄
詣以材則廬岳之松大峰之煤蒼麋
之角文豹之髓魚腦呈玄麝臍流紫
茜草襪褫澤蘭霍靡珠胎璣屑瑤膏
玉乳品以集成芳非一類黑水重郵
玄霜應祀溟海為枯雍丘半死以工

則千燈灑香孤莖蕭條酌液憑衡列
視如標分曹戍守丹爐間寥紋煙妖
孃幽燭森搖似有而若無驟卑而倏
高迴穴綺疏遲遲楹檠然後揉襍百
馥和調諸膏烟膠相得子母携抱嶧
山之桐不多齊州之漆貴少于是盛

帔玉杓擣以金椎若斷若續乍合乍
離夫其勗屨作力罔媮與佚若朱亥
千斤而搏浪一擊其宵旦斫絡繹勗
勗若玉兔擣藥而天媛報章其疾徐
甘苦得心應手若郢人斲鼻而庖丁
解牛故其為質也堅如連錫貞似珉

功玄圭杳夢蒼璜旁魄消寸必以經
年橫溝可容一夕筑陽磊砢未足齊
徽懷化嶙峋猶難比德其為色也黝
黝燁煌卿雲朝升景星夜張元始乍
湮太素簇芒遇木則入寘暗而光比
漆於一點之小為德于三年之藏其

為香也衿袂扶踈莛麝鬱燠噓氣歆
蒸流脂滲漉踰牛頭滕雞舌陵都梁
軼迷迭吐魚腹而氤氳隱豹囊而馥
醇攘芙蓉之幽芬奪申枿之酷烈其
為制也圓規象乾方萬摹地八陵四
極六符五緯埏埴珎函鑄鏤具備或

直而挺或脩而銳觿角槃匱靈章瑞
璽人取龍賓物用狡獬松丘太守佛
沿青衣搏異形歷殊制伯益所不能
名隸首所不能識乃綴以金珠抹以
翡翠齧以文綺寘以革櫃故能使珍
方照乘價埒連城貴同水碧重竝金

莖詞壇擅秀文苑馳轂不翼而翥不
胫而征石室搽觚蠹簡藉潤宮闈掃
黛蛾綠爭盈貧何分公擇好不獨張
金徐峰假奕以博得潘谷隔齧而知蘄
亡不神松煤為萬錢之值秘香鐸作
十世之珍者也乃其若煙無烟若質

無質似香非香似色非色漠嘿變幻
恍惚漏元氣而涇濛盜沆瀣之流液
是又宵練逸形龍秋絕力舍利舍景
玄珠匿跡將使歐冶旁皇九方辟易阿
育啼噓罔兩莫測者矣雖復名公碩
士騷客文人玄香快意烏玦賞心吐

詞纏屬持論續絲剡藤阜起緇帙山
陳魯何足以喻其義理得其神情者
乎乃彼氏象帝之始不與物遷木雞
自保害馬都捐處于不言之府酌于
無朕之源雖華袞之日至而文理之
闇然其或黑白倒寘雌黃錯繆謂玄

非亥妬婦有口抑復在涅不淄有玷
無咎即費輸攻不辭墨守

梁溪鄒迪光謨



潘萬嗣書



程幼博墨賦有序

東諸侯廷實暨東人士羔雉大陳箱簾
小逾挺笏輒手歛墨如効揚金然率嫁
婢賣櫝溷鼠截燕司會無繇質劑掌翰
因之寘物雖有蘭薰雪白鳳質龍章頡
籀鳥跡斯邕龜文兼金總石量漢權秦
六書入室八體互能懸針倒薤雲氣芝

英光茫萬丈肺肝五文然縹筆既簪玄
黃斯判鐵摘有拆油素乃功必也青鏤
代乎剗剗黑人下以繫鉛符采昭灼炳
煥新鮮勢不得掩滅闇溜滑詭喧飀自
非體竒好異之士真心索古之夫官物
辨風之匠程材亮工之人讚事必依其
本取數必核其衷烏能助其氣色呈其

鉅麗宣其湮鬱發其光怪使朱白擅乎
山海仲鞅用以齊秦撫咸池而震野羞
大別以為牲沛乎若巨鱗縱壑而躍紅
飛翩乎若健翮颺雲而舉青萍此亦人
馬得器手習之能事也歟固墨藪其上
多古松心則鷄足上黨之所岑峯也法
肇南唐則超廷珪之所流播也烟烘地

煤則燭龍九華燈之所然熒也搵襍蟻
珠則夜日晝星之所透射也從風自然
則龍麝沉水之所郁烈也螭合鱗鬣則
羣玉近賜之所沿習也磨殘古色則潘
谷見拜之所驚示也麋角煎膠則大官
赤管之所月給也製像敦彝則大馬博
物之所考志也流走四夷出入宮禁侈

侮龍璽干附蟬貂光敵百城貨鏹萬數
則竒觚氏之所以喧傳騰驤也然而權
神于獨巧墮于終質痛于廣智昏于驚
啖名之客升其閭域若披省禁之華吠
聲之羣識其歛題如獲隋和之翫卒使
貿易闕請謁之尊市鬻干群縣之重日
不暇給聲轉相蒙上亡賞鑒則激勸不

精下寔欣和則質文焉守使好事詭其
轡啣知音襲以譙讓墨道之惡于斯為
苦嘗試原本精神覈研體性于色為黑
位居北方于行為土數屬中央土生火
故祝融胎其焰北旺水故玄冥蒸其光
柱下有守黑之史河間有尚玄之相故
吐故棄穢洗吏道之不黠納新埋照含

天象之大章非勞謙三讓不足以合其
德非沉寔儼然不足以含其明非恬淡
寔營不足以純其質非端方正直不足
以居其常非精心敏中不足以密其緻
非知希我貴不足以恒其藏故緝柳編
蒲則文人矢漬規之志食麻栖雪則淄
士誓斷髓之行倬彼昭回非由涅皂于

皇懸象豈屬補推故昭質未虧不須金
采而大本乃立何必蛤蚌飲沆吸薤蟬
脫青霄則豨膏行廁牛飲上流食霞結
虹擘麟脯鳳則麋膠清尚嘴角標竒荀
令體中婕妤浴處瑤英肌生翾風口噴
則腦臍著異當風揚芬被褐懷玉食藿
鄙肉冠劍塗人輕肥充目則黃金翡翠

不舍靈龜按圖服箱畫貌專房不如當
御美女飛黃則臺榭篆籀興寄止羊甘
苦有數疾徐有方不傳父子自中宮商
則投杵和烟神在象先雙鈎箸肱連城
動容牙生輟絃子野更鑄拊心納肝殉
知感遇則技彈良工技必明主故行其
道則維網珊瑚于海底泣珠淚於瑤筐

木難填卷瑟瑟委衢龍光印璽彪炳繡
紉羶動人主富鈞敵國而功能卒當不
行其道則雖殉一寒士之知充一墨客
之用而不乏揆天之才享有長世之譽
盖日精月華奎婁斯賁天明地德魚鳥
自形豈可令富室星爛宴儒磨糲貴遊
踐麝寒士塗堊文昌湮鬱而不章東壁

掩滅而無光哉予友幼博程君小隱鴻
臚大乘墨鄉臚其賈事苑為國能觀其
染草搜烟則首山採銅之鑄嶰谷截竹
之比和膠粘杵則瑤池八駿之御雲門
大英之調革號即真則純冕代麻之儉
馳驅我範之貞破贗廉直則文布火牛
之勇挂冠弗取之勤必將粉米天章藻

火王度鴻海瀝液勒大明一代之書班
管淋漓刊今上三朝之典巧乎有道偉
矣宏歟若夫石渠金馬之彥天祿蘭臺
之賢邦伯庶尹之師輜軒斧繡之使隸
竒卓聖墨瀦豪精虚心味道詘體通玄
服濃淡虛實之訓辨松桐膠漆之真淄
澠不爽馬布織分韋誕一點如漆由來

三國元臣張永萬乘嗟珍亦見六朝貴
近是以顯榜則鬚髮盡白表啟則乘輿
執翫蓋理事通融道器兼摠心生變化
德合神明是曰哲人豈稱時匠而或因
工為慙懼儒之累則踞鍛何損於叔夜
蠟履不廢於伯倫踵項雖殘無勞化絲
之泣喉舌累踐試觀若綬之巖而乃陶

雅奢取於奚超柳權更制於諸葛則德
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質之亡偶匠石
廢其引斤故取與為寶而美惡在原嗟
乎懸室耽龜馬之精啜潘等身命之重
故子罕有玉而展禽有國會非荀飯孰
審薪勞解不符嘗誰明鷄宿子也懷丹
作吏生張華望氣之鄉荷華為郎宦昭

明集選之地分校青黃為人畫女兒眉
媿上計黑白自公覲天子明先隕糜虛
想龍餅初沾敢映斗星庶辭升水因臚
自苑厥賦維程其辭曰

偉太陰之挺質符真詰乎晦明效奎星
之屈曲達河洛之勾萌惟五色之宣炫
獨黑章乎崢嶸夫其陰体陽用聚約散

弘皇頡顙紉帝羲圭翊龜食兆順繩引
削平摩頂放踵收熱藏聲去薄居厚深
情顯名瀚海霧淖幽都雲蒸純漆比色
黑玉敵勅烟真草細杵到膠清翰啄黥
澤硯腹冷泓我黍油油非烟晶晶不膠
不暈顯于天京作庫鎮寶為王蒼珩綸
音袞錫天語親鄉明光宮殿袍笏重擊
池鳴和鳳海掣巨鯨東井燦爛北斗光
榮不顯文昌翼我

聖皇多士濟濟受計明堂侯封即墨世
食玄鄉宜乎弇州紫瀾駕天風而遠馭
濟南白雪乘陽律以迴翔飄飄凌雲之
氣含之以蒸澤翩翩吐鳳之舌唾之以
凝霜豈徒會稽守子注周易而王女出

地佛馱跋陀譯華嚴而青童護堂必將
詔般倭斤古松於西域命燧皇燭火龍
於華陽葛洪貨苗于遼海張蹇采蘓于
胡商侯以通天狐之視擣以杵月兔之
方入水不滓著雨無傷千金不換一滴
凜凜于是味玄先生聞而嘆曰桓温妾
髮鑑人黑光凝脂點漆杜弘冶良晴矚

華鬢一陰一陽鴻臚臚墨墨程程郎墨
兮湯湯誰為鍾王

萬曆甲辰陬月

豫章羅憲凱元甫撰



閔純禮書



試墨贈程君房有序

余採觚時即聞鄣有方子魯

雅為司馬公所推轂寂後得

程君房名俱藉、藝苑間乙

未之臘與表弟楊宗卿旅食

歙州一日譚及墨品遂各踣

蹇驢走巖鎮市中縱觀二氏
所為墨及接君房議論意氣
且翻、欲下乃知五陵俠客與
里兒自別又何論墨也歸綴
俚語以見意云

函三室兮崇之陽然九華兮丹

燄長金燭龍兮照闔閭喻沆瀣
兮塞遐荒控軋錫兮飛紫霜佩
蒼精兮來帝傍食即墨兮疾
有鄉錯冬辰兮懣靈文昌倬雲漢
兮迴天章窮地紀兮切難量代
繩漆兮斲鞞南唐鍊靈液兮程

君房理太亨兮潛出光文之式
予珪之良播海寓兮銘旂常傳
隃縻兮何洋

閩漳盧應鏞



墨偈

君房氏妙自墨宗三昧能天一滴之
墨如雨頭數周徧詞林向未嘗有詞
林之高標極許不為不備而余亦竊
於一之謔盟茲道云座公君禪力乞請
以白法談墨子欣然善之臨池作偈

印色印勻相 依勻成印色
即勻印真實 不可終磨滅
大塊墨汁凝 昧者勤分別
年尼光苛照 若以天一色

鄧中吳文企書於

白門寓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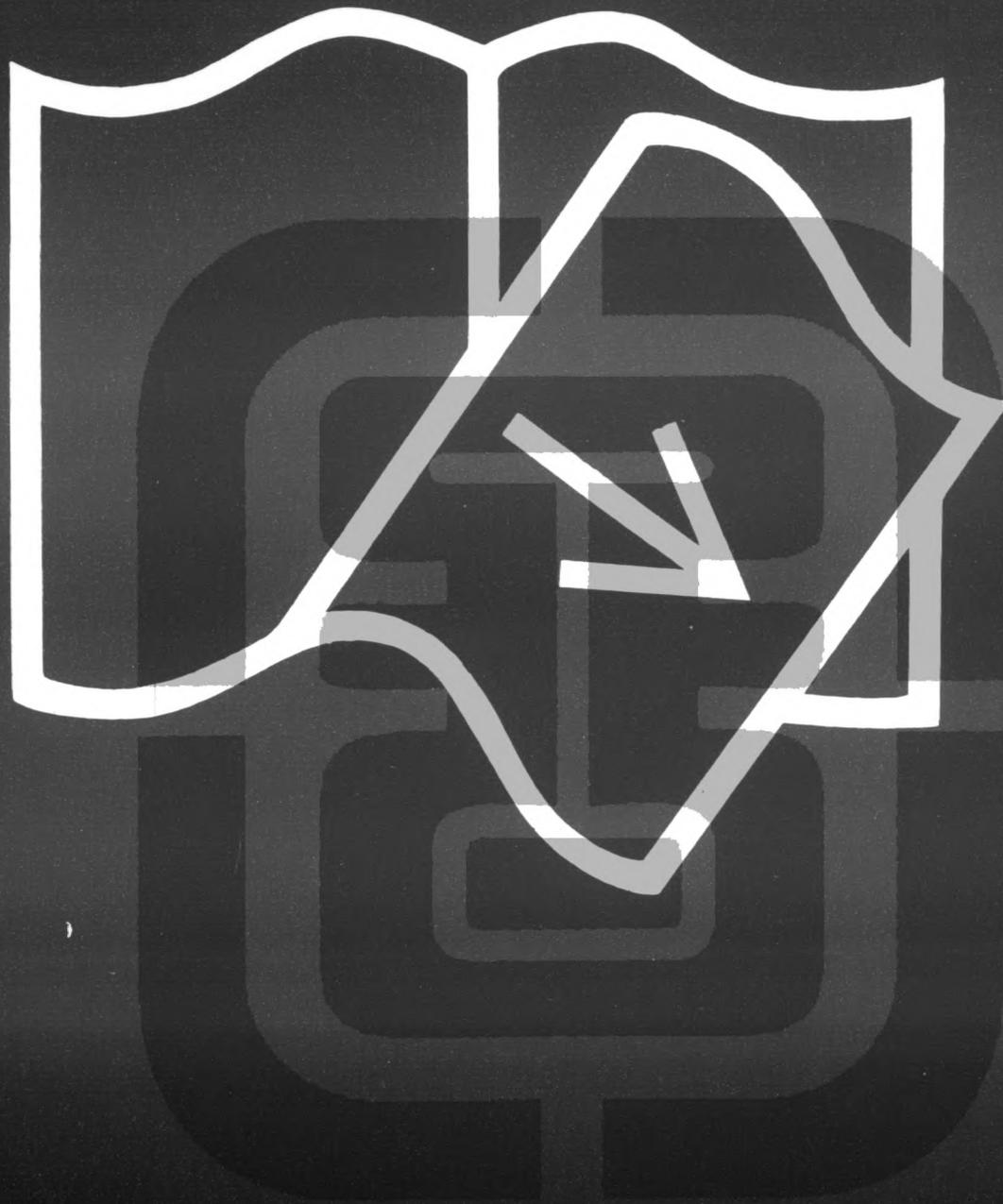
墨紀

余於筆研親者數十率所中間與墨
相磨毋計挺芻余則媿於尚玄楊氏
墨甚無稱於陳玄君意謂墨技無良
嚮所得而藏者庶幾絕寶一得之故
家所藏舊市一得之羅龍文所製一

得之姻氏齊河尹大將軍所遺一得
之都下故族數者名存所存墨蹟備
載特得都下者較勝署祀辛亥政與
有生齋年余方寶之擬他日作河間
壙中殉物會

詔起尹大將軍復鎮保定善余好墨

郵寄署妙品者二函、八易署重玄者
八易初焉、目色澤無異時王磨而
祛之勃然五色雲起鳳池之上堅而
能潤黝而奇光余求所謂砥華不膠
入帑不暈今始見之較之方于魯寥
天一非烟不翅倍蓰直與所藏辛亥



p22

製者雁行若羅氏徒重珍縻而質且
退三舍署祀名歲知作者為新安程
氏君房余不知君房為何如人即其
造物入神足稱絕技及按品列二種
高居下乘不知上此而寥天一非烟
宜當何似方憾索無所自幾屬望於

者見之有汗赤而適耳予性好古尤喜
臨池頗有懸墨湍堂之癖每得程君
奇製輒用寶藏因書此以志之幼博
名大約君房其別字云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并書



名實相副誠可稱墨家董狐古人藏
墨貯以豹皮囊極其慎重徐常侍尤
善賞鑒潘谷漏囊而神會之石昌言
懸室不磨呂行甫書餘啜潘皆稱絕
嗜母愧尚玄蘇長公購數十百家用
錦囊盛貯凡螺凡丸凡餅一標題懸

不忍試久之笑曰人固磨墨墨且磨
我前人善墨奈何手澤無存藉識者
紀之尤未盡泯是藏者與作者兩不
朽也余不能善藏以圖不朽恐今世
寶而無傳不知磨我之餘子將奚適
顧他日為尤物尚知今所從來因題

紀以當錦囊存以磨後之好者
萬曆癸巳長至日濟南邢侗紀事

滎陽鄭瑛書



墨辯

墨所貴者黜澤已爾方圓脩楮之
詭製詞章藻績之異飾法之所無
用者於黜澤矣當焉偽家銜玉賈
石日取款識紛更之既又博求鴻鉅

評賞虛高價直以燭亂觀聽是鳳
翰而鵬質也將誰欺乎茲余鳩工自
點紅草控煙倣古和劑監製諸墨
視偽家昂價裁損什四五而墨質
則遠過之諸形模並仍其舊將使

參玉於珉真偽易辨耳諸自定
製者曰太樸無名居其實不居其
華故去彼取此萬曆庚寅九月

還樸齋主人題



南鄣劉然書



墨說

余手捺鴉酷有鞠通之嗜居恒臆語點如漆
畫嫌尔妍點如煤畫妍尔媿故毋論龍文雙
脊貢供堂等古藏不惜重購即近代諸名家
咸品其尤者囊收焉時雨中醉中無聊中輒
向窳墨齋頭呼童列古研十餘輩具水注囊
脫試之色澤其上某次通次而減不使襍處
因得上品者二十餘家製不一質無二猶有

注之不糜磨之無烟無名識可考或其石墨
歟賞鑑珍襲間取酒籌歌兒一曲一觴一觴
一玩自謂獨得其趣者乙酉秋見于魯方氏
製文鏤星斗模飾琮珪較之古質如積珠襲
石不可以欺周客予乃嘆曰古墨其虎豹之
鞞乎方墨其羊質而虎皮者乎用之寧取質
耳欲稱全寶須文質彬彬哉甲午夏秣陵見
諸博雅齋頭款識大是精絕研之烟浮香發

堅而潤黝而光真二兩之烟一點之漆可以
書王遠噴班孟者徐驗之皆君房製也較昔
所藏一切丸泥耳嘗恨未得納足玄圃盡觀
程君寶藏辛丑過墨室得諸種種奇品携歸
齋頭塊然一斗星宿山川人物鳥獸珠玉宮
室花木草虫形形色色悉具阿堵中快矣快
矣然程君墨銘雖暗含品級如玄元寥天非
烟重玄國香神妙等稱皆切名相泥者局于

見者執其下曰程君墨名海內枝止此乎一班盡豹一鬻輕昂世未嘗無其人安得松滋侯寄聲程君徑署程某第一墨第二墨第三墨以下倣此由是傳布海內外得其下者曰程君下墨如此上可知矣因紀其說

六六峰主人洪士英女含甫

吳嘉書

墨德頌

有子墨客卿陳玄以石鄉侯為家督上池小史為能幹中書君毛穎為佐使楮知白先生為錄判政遠結繩書契爰直解歌鳥、守黑默、情濃膠漆之固交投杵臼之側家世五松品格九棘功起澗緇譽騰即墨述先貽後玄圭褒德摩頂放踵焉斬其力有太素公子堅白處士覩玄側理議論騰起點黠凡流黠黠云比動輒汙人不能潔已媚空突黔面目黎傀死灰寧然凌煙詎企但貽譏於皂卿庸無慙於明試客卿

墨法公
卷七
于是墨守悶、解嘲夫夫蘸石染翰照楷垂模冥、
昭、道與之符堅白雌黃丹鉛精麤胥府於墨而成
書若圖燦若經緯之灼雲漢較若流峙之列方隅闡
玄黃於宇宙傳今古於須臾疇云物小稱大治於洪
爐二豪退處焉知尚白之為玄奴

吳守和伯羹父撰

程先機玄宰父書

還樸齋墨評有序

余聞程幼博久而未盡其奇今游
至新都從張將軍兄弟悉試其所
治墨種、精絕令人心折謂技至
此乎已而丁南羽更津、其所造
墨法直是前無古人矣但執花功
臣也嘗效古而得一二嗜墨者因

括出以貽幼博存而質之賞鑒之
家當亦不大相左

司馬君實它無嗜好獨嗜墨蓄至百觔
蘇長公錦囊所貯不下數十百家第非
遠取韋誕奚超近亦稍類幼博庶不失
西來真諦不爾即累二豹囊終是亂籀
未見太宗枉了半生勞頓

景煥造墨甚精印文曰香璧篆其陰曰
副墨子僅造五十團曰此可以終身矣
余試墨如幼博古堅膩潤滑多不翅五
十團則幼博自足千福矣何患子期未
至

李營丘惜墨如金唐高宗用墨鎮庫金
章宗購徽宗御製墨一兩價黃金一斤

取傲不能嘆謂墨收皆可謂珍愛極矣
然彼聖狐何足尚此勿博游心此道大
費鏹鑪庶幾受病供養可以無愧

秀州包衡書于留美館時

壬寅秋楨日也



程君房墨評

夫墨之為德體黝而用澤黝以為質
而澤其文也黝而弗澤則徒質澤而
弗黝則空文要難以語墨之純德矣
在昔仲將一點如漆其彬者乎後此
如奚如潘率用墨德之純以鳴於時而
流於後蓋深於法而不詭乎法匪直以

藻飾為工也。輒近世尚藻飾矣。拙工
闇於法偽者，法而詭黝，且烏有何論其
澤。徒藻飾以眩人，魚目碇碇，比肆而售
是墨德之賊也。程幼博氏取古之法，神
而化之，黝而且澤，質有其文，體用備而
墨德純，不計費，不惜工，不貳價，以故竊
擅文壇，而聲流華裔。彼拙工無論偽

者，見之有汗，赤而遁耳。予性好古，尤喜
臨池，頗有懸墨滿堂之癖。每得程君
奇製，輒用寶藏，因書此以志之。幼博
名大約君房，其別字云。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并書



